



# 五月榴花照眼明



诗词世界

## 桃花 (外两首)

兰晓辉

如是闺中待嫁女，天桃灼灼点胭脂。  
青山铺就红毡毯，不负春风一份痴。

## 蒲公英

栖息无声绿叶华，柔身托起小黄花。  
彼时绒足随风远，行至四方皆是家。

## 浣溪沙·杏花

沐雪饮风岁月长，安身独守在山乡。逢春又是满枝狂。  
不恋锦衣多秀丽，甘于素面对空凉。冰心一片自含香。

## 七绝·五四遐想 (新声韵)

王永宾

五四精神百载传，民族自信荡云天。  
中华强盛凌云志，万众同心好梦圆。

## 游风穴寺

今天上午，秦老师对我们说风穴寺里有汉服表演，下午要带我们去风穴寺游玩。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中午吃完饭后，我就带上妈妈给的二十多元钱飞奔到老师家。没想到同学们很快就聚齐了。我们愉快地交谈着，秦老师家里充满了欢快的笑声。  
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们步行来到景旺超市门口，在那儿坐上2路公交车来到广成路，换乘7路公交车向风穴寺进发。  
一下车，我们就被悦耳的古琴声吸引住了。我们向音乐声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在风穴寺入口的右侧搭着一座舞台，舞台的背景是一幅淡雅的山水画。上面的两排大字“汝州市汉服文化旅游节——最美仙子评选”分外引人注目。舞台上端坐着五六位美丽的姐姐，他们都穿着古雅的汉服，头顶都扎着一个漂亮的发髻，长长的头发披在肩头，真像仙女下凡一样美丽。她们的面前都摆着一架古筝。灵巧的双手轻轻挥动，优美的琴声就从指尖如清泉般流淌出来。

不知不觉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等回过神的时候，才发现和老师走散了。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可秦浩欣和任静怡一点也不惊慌，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依然沉醉在优美的音乐中。还是秦浩欣眼尖，她首先看到了老师，我们赶紧跑过去，围拢在老师周围。  
我们穿过曲折平坦的道路，走进了风穴寺。  
我们参观了天王殿和大雄宝殿，在佛祖面前许下了美好的愿望，然后便沿着曲折的山路向后院走去。走过接圣桥就来到了观音阁。

观音阁里供奉着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阁前就是一眼清澈的泉水，泉水周围是雕刻着精美图案的石栏。泉池中间有一个金色的大碗。许多人把硬币投入池中。我问老师原因，老师告诉我们：那个碗叫金碗，据说，有福气的人才能把硬币扔进碗里。我们都取出硬币向碗里扔去。只有赵鹏博同学幸运地把硬币扔进了碗里，我们都把羡慕的眼光投向了。瞧，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细线了。

随后，我们又游览了遨游仙境、龙泉、曲径通幽、珍珠瀑等景点，当日光渐渐暗下去的时候，我们从望亭亭上走了下来，依依不舍地踏上了返程的道路。



魏平河街道上海小学五一班 张航明 辅导老师：吴占国

冯周

料记载，石榴是从西域引进中原的。据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关于石榴自西域而来的这段历史，在历朝历代的古诗中都多次提及，譬如，元人马祖常写道：“乘使使者海西来，移得珊瑚汉苑栽。只待绿荫芳树合，蕊珠如火一时开。”明代杨升庵的《庭榴》诗曰：“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绯花掩映时。不为深秋能结果，肯于夏半烂生姿。翻嫌桃李开何早，独秉灵根放故迟。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石榴花是属于乡野的花，不像牡丹雍容华贵倾国倾城，却质朴得让人心生怜爱。“争及此花檐下，任人采弄尽人看”，石榴花就像一位素颜朝天的寻常村姑，美得自自然然，美得没有雕饰，耐品也耐看。石榴花是母性的，周身闪烁着质朴温润的光芒，照亮温暖了一个个琐碎庸常的农家日子。在乡间，很多与女性有关的事物都能和石榴沾上边儿，

譬如，旧时庄户人家喜添家丁，如果生的是女孩，就把孩子的胞衣埋在院中的石榴树下，寓意着孩子长大后像石榴花一样貌美动人。旧时乡间流行草木染，将白色的老粗布染成红色，石榴花是提取红色染料的最好植物。楚楚动人的石榴花像极了舞女的裙裾，故而把红裙称为“石榴裙”。梁元帝写过一首《乌栖曲》，里面有句“芙蓉为带石榴裙”。宋人韦骥《再咏黄石榴花》诗：“佳人最爱石榴红，染作轻裙步履同。惟有此花难入意，任教荣悴逐秋风。”苏轼《石榴》诗：“风流意不尽，独自送残芳。色作裙腰染，名随酒盏狂。”久而久之，石榴裙便成为女人的代名词。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中国人向来喜欢红色，石榴花色艳丽，如火一般，象征着繁荣、美好、红红火火的日子。石榴树枝头那暖暖的一抹红，可入诗亦可入画，在古典诗词和中国画的意境中鲜艳生动了几千年。遥想当年，诗人们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比

喻石榴的红，可谓是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用过了玛瑙、琥珀、赤玉、红裙等，仍觉得不尽其意，难尽其美。或许是哪位诗人无意中想到了“红红火火”一词，顿时灵光乍现，开启了以“火”喻榴花的先河。在以“火”喻榴花的诗词中，有两首写得最为生动传神，细腻感人。一首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山石榴》：“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闲。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杜牧写石榴花的红，写得别具一格，写花更写人。石榴花是如此可爱，以至于佳人要在头上栽花戴朵，直让人疑假要烧却翠云鬟，花红似火，人花相映，妙趣横生。另一首是元代诗人张弘范的《咏石榴》：“猩血谁教染绛囊，绿云堆里润生香。蜂蜂错认枝头火，忙驾鸾凤过短墙。”你不得不佩服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巧用夸张的手法，写活了花之红艳蜂之惊惧：绿叶如烟，花红香溢，引得游蜂前来采蜜，但一见那猩红的花团，误以为是火焰，于是匆匆乘风逃走。

梁永刚

又闻槐花香

进入四月中旬，一天清晨外出锻炼时，突然被一阵甘甜又夹杂着淡香的味道所吸引。那是一种亲切、久违的清香。循香而望，突然发现门前的几株紫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花了。是啊，又到了槐花飘香的季节了！带着惊喜，扑至槐树下，香气越发浓郁起来，只见那一串串紫色的槐花，仿佛一个个紫色精灵随风而舞，开得那样绚丽与多姿。

于是，每天经过树下时，总会忍不住驻足停留，仔细欣赏着美景，大口呼吸着大自然赋予槐花的独特的香气。每当此时，总会捡起一朵朵被风吹落在地上或者车身的花瓣放在手里，让手指也沾染上这甜甜的清香，留住属于春天的味道。不过，望着这满树紫色的花瓣，我想起了紫藤的花儿，也如紫槐花般一簇簇开得热闹异常，开出了满树繁华，讨人喜欢。

其实，在我们身边最常见的还是开着白色小花的刺槐。近两日，在老家的表姐送来了刚从自家院里树上采摘的洋槐花，妈妈将槐花洗净后，拌上面上锅蒸了蒸，还没出锅，香气就飘了出来，让人闻着味道就忍不住直流口水，于是，刚出锅我便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甜甜的、糯糯的，真是十足的美味。

记得小时候随奶奶生活在农村。院子附近有一棵槐树，每到暮春时节，槐花总是悄悄地开了，清风徐来，碧树摇曳，一串串白色花瓣在绿叶间悄悄舞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槐花可是难得的美味。经常跟着小伙伴们一起最爱干的事就是爬树摘洋槐花，经常是费了好大劲儿才能爬到树上，还没顾得上喘口气，就摘一把白色的槐花，顾不上去掉叶子，就直接往嘴巴里塞，还没嚼碎一股清香就瞬间在舌齿间爆开，都快吃饱了，才想起奶奶的话让摘点槐花带回家。慌忙把槐花一枝枝从树上折断捡回家，每次看着散落满地的槐花，觉得自己收获满满。回家后，最喜欢还是趴在盆前，看奶奶将槐花了。只见奶奶把枝丫



图片来源网络

1月31日，也就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六，五十多岁的我到北京一家公司当了一个小保安。2月17日深夜，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我醒来的时候，才猛然想起，是我父亲去世的忌日快到了，我却忘得一干二净，难道是父亲的在天之灵在提醒我吗？中午，我把插着筷子的碗米饭放在院子中，朝着家乡的方向，磕过三个头说：“父亲，孩儿今年不能在家去坟上给您烧纸了，在这千里之外，这碗米饭就算作给您的供品吧……”

这，不由使我想起父亲生前的一些事来。我的父亲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犁地耙地、碾场扬场、播耩播种，样样在行。听我奶奶说，我父亲七岁放羊，十二岁就已成为牛把式。没上过一天学，却悟性很好。耙地是十



## 又闻槐花香

上的树叶拍掉，用手轻轻攥住一串槐花，向着盆里一掬，鲜嫩鲜嫩的花儿，不多时便装满了满满一盆。心灵手巧的奶奶总是会用新鲜的槐花做成包子或者直接拌上面做成蒸槐花。爱唠叨的奶奶每次还会不厌其烦地讲一讲，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这些槐花是多么难得的美味。记忆里，奶奶做的蒸槐花是小时候最美味的美食。

如今，奶奶已故去多年，看到槐花时常会想起她，特别是回老家时，虽然每次都错过了槐花飘香的季节，但望着院旁的槐树，它庞大的树冠和苍苍枝干，总会想起奶奶曾经忙碌的身影。于是，槐花也被我赋予了思念的气息。如果说哪一种花，可以让我瞬间怀念起故乡想念的人，那便是槐花！

时常觉得槐花那淡淡的清香没有任何一种香味可以比拟。那甜香在空气中静静弥漫，钻进你的五官和肺腑，特别是，一场春雨的到来，雨虽不大却让槐花增添了一份灵气。终于盼来了周末，于是和家人一起来到风穴寺后山摘槐花，在一处偏低的山谷里，有一大片低矮的槐树林，树虽不大但槐花开得异常稠密，一串串白色的小花点缀在绿叶之中。人站在树下，立时便淹没在那堆在空气中的清香里。想起白居易说：“薄暮宅门前，槐花深一尺。”可以想见那香气积得有多厚。这时的我，面对槐花，就好像看见久违的朋友来到身边，无法掩饰内心的惊奇与喜悦，迎上去，想用一个深情的拥抱，跟槐花做一次最完美的倾诉。激动了良久，再抬头，不经意间看着树影婆娑，香气阵阵，随之也仿佛有微微沉醉的摇晃，每年槐花飘香时总会成为春天里最美好的记忆。

今年，似乎槐花开得比去年还早一些，它开在暮春时节里，开在田野里，也开在我的心里。

分有讲究的活，站在木耙上赶着牛，咋能把地耙得平平展展，很多人干了几十年也干不好。别人用小树枝在地上比画了一次耙地的路数，我的父亲便学会了。

父亲虽是个穷人，但他从不把钱看得很重。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几乎家家都养牛。当牛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让父亲给治疗，有的住几十里那么远。父亲先是摸摸牛的耳朵鼻子，再看着牛的眼睛舌头和精神，就知道牛得的什么病，说几样山坡上的草药，放在锅里煎好，给牛灌几次病便好了。牛的病是多种多样的，不一样的病就采取不一样的治疗方法，有的病是在牛蹄上牛舌上放些血出来，有的是让牛喝一些动物血，如黄鼠狼、鸡血或蟾蜍等，治好了很多牛的疑难杂症。父亲为给牛治病，付出了很多，有时一个晚上都不能睡觉，但从没接过别人一分钱。

让很多人纳闷的是，我的父亲没上过学，是怎么学会给牛治病的呢？事情是这样的。父亲说过，1947年汝州（当时叫临汝）解放，但还有很多土匪盘踞在汝州以北的山中，他们杀害党的干部，抢劫百姓财物，无恶不作。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一支剿匪反霸的地方武装——区干（敢）队，我的父亲就在其中。一次宿营，父亲住在一农户家中，他帮主家铡草，喂牛打扫牛圈，父亲的勤劳诚实感动了这家的老人，老把把很多治牛病的偏方告诉了父亲，父亲都牢牢记在心。几十年后，父亲才成为方圆几十里很有名气的“土兽医”。

我的父亲不光轻财重义，更是一个孝子。他一个人侍奉了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多位老人，特别是我的奶奶，在生命的最后八年，冬天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白天，父亲四处寻医问药，有时一天步行往返一百多里，为了给奶奶改善生活，父亲常到冰冷的河里捉鱼。晚上用两根木板凳并在一起，放在我奶奶的床前，躺在上边睡觉，时刻准备给我奶奶喂茶喂饭，端屎端尿。我的奶奶在床上躺时间长了，难免会生褥疮。我的父亲就想了一个办法，用土坯垒了个长方形的池子，再到山上杀几担荆条放在

## 忆父亲



国画 会华作

池子下边，再铺上厚厚一层柔软的麦秸杆，再铺上被褥，让我奶奶躺上去，既舒服又暖和。

不过，我的父亲也受尽了磨难。1971年，我40多岁的母亲因病去世。我们兄妹4人分别是7岁、5岁、3岁、1岁半。一天中午，我们的二表姐给我们擀面条，我们4兄妹和父亲围在灶炉旁，等待着早点把火烧开。因煤都是在路边扫的黑面面，含煤量很少，即使燃着了也是红一阵子。父亲只得用铁杆隔一会儿就插一下灶炉下面的煤渣。当表姐把面条擀好时，父亲把煤火也给插灭了。表姐看无法在我家吃饭，就起身走了。望着流露出了饥饿眼神的一群孩子和熄灭的灶膛，父亲禁不住低下头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们4兄妹也跟着父亲一起哇哇大哭。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千辛万苦，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抚养成人。

2013年，我86岁的父亲离我们而去，他并没给后辈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孝敬老人、诚实守信、轻财重义、吃苦耐劳、勤俭持家。

## 征稿启事

《今日汝州》副刊2019年优稿优酬，现面向社会征集优秀文学作品，要求如下：  
1.文字稿件题材不限，散文、诗歌、随笔、杂文均可，稿件不超过1500字，诗歌原则上不超过30行。  
2.“萌芽”专栏征集优秀中小学生学习作文。小学生作文不超过500字，初中生作文不超过1000字。  
3.另征集各类书法、绘画、摄影作品。来稿请以JPEG图片格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稿件内容要求积极向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展现我市厚重的人文风情、民俗文化为主，描写我市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现状，再现良好的精神文化风貌。  
邮箱：rhzs2008@163.com